

編者按

連日來，美國政府肆意濫用關稅手段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貿易夥伴徵收額外所謂「對等關稅」，遭到美國國內及國際社會強烈不滿，引發金融市場大幅動盪。針對美「對等關稅」一再升級，中方先後出台一系列反制措施，堅定捍衛自身權益，有力回擊經濟霸凌，堅決維護多邊主義。

中方反制有理、有利、有節，美國發動「關稅戰」損人更害己。如何看清美國霸凌背後的底層邏輯，如何讀懂中方的正義舉措？大公報今起推出《名家談貿戰》欄目，集結權威學者分析，綜述最新形勢發展，為讀者深度解讀貿易戰對全球政經局勢的影響。



鄭永年簡介

-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
- 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公共政策學院院長、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
-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
- 主要研究領域：國際關係、外交政策、中美關係、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等

抨美掀關稅戰 美元霸權加速衰落

堅持實體經濟 中國立於不敗

名家談貿戰

近期，美國特朗普政府以「對等關稅」為由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貿易夥伴掀起關稅攻勢，全球市場因此震盪不已。這一系列關稅政策如同「經濟核彈」，影響遠超貿易範疇，動搖全球經濟秩序。摩根大通預測，全球在年底陷入經濟衰退的概率高達60%。

面對美國的強硬姿態，中國迅速進行組合拳反制，手段豐富，打得痛打得準。同時，歐盟、加拿大等主要經濟體紛紛對美採取報復

性措施，彰顯全球反制陣線的逐步成形。

鄭永年指出，美國此舉不僅是經濟戰，更是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嚴重衝擊。特朗普政府意圖通過「休克療法」解決本國經濟結構性問題，然而此舉可能適得其反，加速美元霸權的衰落，並推動全球經濟格局深刻重塑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國唯有堅持實體經濟、強化製造業，構建具有韌性的現代產業體系，方能在這場持久戰中立於不敗之地。

延禍全球

「不只是經濟戰，對很多國家來說，這比戰爭的影響還要大。」

問：如何看待特朗普對全球加關稅？

鄭永年：

美國政府已經逼近破產狀態。白宮現在的看法是，要拯救美國，就要搞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那一套，不然美國就會破產。特朗普此舉近乎孤注一擲，賭一把。反正美國債務越來越多，償債壓力非常大，到了臨界點，必須搏一搏。

他針對的國家，至少有三類讓他覺得完全可以敲竹槓：第一是盟友，安全上依賴美國；二是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國家。當然還有地緣政治考量，最終衝着中國來。所以此次關稅最高檔的都是亞洲國家，低一點的是盟友、拉美。地緣政治的因素很明顯。

霸凌霸道

「要挾『誰反抗就向誰徵更高的稅』。」

問：中國第一時間強硬反制，怎麼看歐洲的應對？

鄭永年：

關稅背後是國家實力的較量。沒有力量和美國較量的，就會妥協；想繼續從美國得到一些好處的，也會選擇妥協；安全上不得不依靠美國的，可能不得不選擇合作；有力量與美國較量的，就會選擇以牙還牙。

特朗普只看貨物貿易，卻不看美國服務貿易、知識產權、美元霸權方面的收益。在這些領域，歐洲是美國非常重要的市場。但歐洲內部有分化，德國、法國跟意大利、英國的態度就不完全一致，所以美國還會敲詐勒索下去，比如要挾「誰反抗就向誰徵更高的稅」。

損人害己

「這是給美國來了一套『休克療法』。」

問：特朗普直接向全球「開戰」的真實意圖是什麼？

鄭永年：

特朗普儘管看上去出拳很魯莽，但還是有他的邏輯。目前看，這是給美國來了一套「休克療法」，能不能醒過來不知道，但首先要休克。關稅第一層意思最直接，向外國人收錢。特朗普說加徵關稅能給美國政府帶來1萬億美元收入。第二層目標是讓製造業回到美國。照其邏輯，高關稅下，企業覺得從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出口美國不賺錢，就會選擇回美國建廠，從而提供就業和稅收。第三層目標，就是地緣政治上針對中國。中國對此看得很清楚。

然而，特朗普只看到可能的收穫，沒有看到可能的失去。這樣做說不定搞垮了美元霸權，萎縮了美國的服務業，損失或超過關稅所得。

韌力比拼

「中美現在拼的就是經濟的韌性。」

問：美國製造業空心化能否一下子逆轉？

鄭永年：

關於「去工業化」，一定要吸取英國、美國的教訓。撒切爾革命之前，英國是製造業大國；當時英國戰略判斷錯誤，覺得金融最賺錢，就轉向了，放棄了製造業。倫敦有了金融城，但英國失去了製造業。美國好一點，里根革命後，美國高端製造業還有，但是失去了中低端製造業，因為資本自由流動，去其他國家建廠了。就業、稅收流失，中產萎縮，社會矛盾激化，根子都在這裏。

金融只是工具，目的是製造業。製造業流出去了想再拿回來，在亞洲設廠企業回到美國，成本高達5倍以上。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想做這件事，拜登也想做，八年了，都不成功，也不可能成功。現在馬斯克等人圍繞第四次產業革命，搞了一個等式：（生命科學+人工智能）*能源=現代產業。如果只是圍繞AI、生命科學，這些高端產業解決不了特朗普的問題。

對我們來說，一定要堅持製造業，堅持實體經濟。我們的目標應當是構建一個具有強大經濟韌性的產業體系，只有這樣才能使得我們在和美國的長期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。中美現在拼的就是經濟的韌性。

從容不迫

「關稅戰，不僅『天塌不下來』，而且我們現在本來就撐起了半邊天。」

問：應對關稅戰，中國遊刃有餘？

鄭永年：

應該說這次中國準備充分，美國是完全沒有準備好。對全世界國家加徵不同稅率，海關怎麼執行？這裏面有個根本性矛盾：馬斯克牽頭的「政府效率部」那麼大刀闊斧，就是想搞一個精簡的「小政府」；但是光執行關稅，就需要一個無比巨大的政府。

中方的反制手段一定是早有預判、經過反覆推演的。還有與其他國家的溝通，不光是周邊，還有跟歐盟、跟東盟，因為美國的做法不僅針對貿易，還針對地緣政治。為了打壓中國，美方會繼續用敲詐勒索的手段，強迫其他國家「選邊站」。但中國是完全相反的，我們開放。我想中國單邊開放的程度還會進一步深化。關稅戰，不僅「天塌不下來」，而且我們現在本來就撐起了半邊天。

迷信霸權

「這樣搞下去，可能導致美元霸權解體。」

問：特朗普的目的能否達成？

鄭永年：

美國強項在服務業、知識產權、美元霸權。其他國家生產商品，美國作為終端消費，是美國的比較優勢。這樣美國既有了廉價商品，又能循環美元。如果美國什麼都要生產，其他國家要美元幹什麼？一直這樣搞下去，反而可能導致美元霸權解體。其他國家儲備美元，就是為了跟美國人做生意嘛。生意都不做了，要美元幹什麼？

德國已在討論把存在美國的黃金運回去了。日本呢？其他各國呢？會不會拋美債？可以觀察。美國從全球化獲利最多，但是沒搞好收入分配。美企從全球賺了很多錢，但政府沒能力制衡資本、搞社會分配，反而向全球分攤成本。特朗普這一下「休克療法」用力很猛，美國能不能醒過來，恐怕要打個大問號。

自陷孤立

「你讓別人選邊站，別人就一定聽嗎？」

問：特朗普最終目標就是搞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貿易圈？

鄭永年：

這是幻想，不可能實現。美國搞了很多年「印太經濟框架」，實際上就是這個意圖，想讓周邊國家跟中國脫鉤，投靠美國。這個框架為什麼沒有成功？因為美國沒有開放市場。拜登如此，特朗普更是如此。不僅不開放，還徵高關稅。要吸引別人參與，就要提供公共產品，這剛好是特朗普反對的。那還有什麼辦法吸引大家呢？相反，中國是更加開放的，又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、第二大消費市場。

況且，你讓別人選邊站，別人就一定聽嗎？各國也會犯嘀咕，畢竟最多四年任期，是不是忍一忍、拖一拖就過去了？有些國家就拖，反正白宮一任四年，不夠就八年，熬過去。

必遭反噬

「美國老百姓能承受多少？耐心有多少？」

問：美國與全球打關稅戰，能支撐多久？

鄭永年：

中國面臨不是短缺問題，而是考慮過剩，琢磨貨不賣到美國該賣到哪兒去。美國問題就大了，它自己不生產中低端的東西，這些東西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，美國馬上面臨通脹。民生物資生產不出來，會加快執政團隊的分化。共和黨內有不和諧的聲音，民主黨也會出來反對。美國老百姓能承受多少？耐心有多少？奧巴馬已經在向青年學生喊話，讓他們站出來用實際行動反對特朗普了。如果通脹太高、國內失控，危機一來，民主黨當然會起勢。

保持開放

「中國還是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。」

問：怎麼看後續的博弈？

鄭永年：

關稅之爭是有限度的。只要關稅加到60%-70%，跟加到500%其實沒區別，都沒法做生意，就是脫鉤了。這一波美方打壓中，中國還是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。短期內減少震動，比如通過國有大資金和國央企增持護盤、穩定股市等；中長期更重要的，還是通過改革釋放內部潛力，把區域大市場、統一大市場弄好，這是真正的進步。

我們已經到了技術引領經濟的階段。在以深圳、杭州為代表的珠三角、長三角地區，大量技術企業正在產生，中國正慢慢轉向「0到1」的原創創新階段。這個格局一旦真正形成，10-15年後，也許美國和其他國家還要依賴我們的技術。既然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自私形象，中國就更要展現出理性和公正，我們繼續保持開放，大家自然會有選擇。中國不拉幫結夥，而是用自己的行動來吸引人，這很重要。

戰略定力

「我們真正要『超越關稅看關稅』。」

問：這場關稅較勁什麼時候會結束？

鄭永年：

中國工業基礎好，美方對我們卡脖子卡了八年，芯片等核心技術還迎來了突破，人工智能也趕上來了。所以對關稅戰，我們有定力。很多美國議員都喊着中國經濟離開美國會解體、會垮掉，是這樣嗎？

弗里德曼在《紐約時報》寫，他來了一趟中國，發現「世界的未來在中國」，奉勸美國議員多做功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美國越來越像晚清，明明在衰落，卻還覺得自己是天下中心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們真正要「超越關稅看關稅」——結合歷史經驗看，美國想用關稅手段解決國內問題，反而會惡化問題；如果轉而選擇更極端的方式解決問題，這是我比較擔心的。所以一定要想得遠、看得遠，注意對方的一舉一動。

來源：「俠客島」微信公眾號